



評 劇

救 風 塵

宋石生 改寫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关汉卿先生，这位杰出的前辈剧作家，在“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一剧里，展示了卓绝的才华。当我初次读到这篇作品之后，便对剧中主人公赵盼儿油然而敬。作者所塑造的赵盼儿，不但具有明快、爽朗、机智、勇敢的性格；更令人可爱的，就是她具有一颗高尚的、真挚的、火热的心。在作者所生活的那样时代、那样社会里，歌颂受人糟蹋、鄙视的风尘人物赵盼儿的侠义风貌、美善灵魂，正是相对地讽刺当时“上流”人物的见利忘义、寡廉鲜耻。

由于我喜爱这里面的几个人物，同时为了纪念杰出的前辈剧作家，使他的这出喜剧重现于今日的舞台，我大胆地把这篇作品改写出来。所遗憾的是自己的写作水平太有限了，很难说没有损害了原作。希望得到专家们和读者的帮助，把它的质量逐渐提高。

改写过程中，尤其是试演过程中，曾得到不少专家和朋友们帮助，经多次的修改，才初步地完成了这个稿本。在此，谨向这些同志致以敬意。

附带说明一点：各地评剧团如欲上演这个剧目时，在艺术形式上，最好遵重戏曲传统的风格，不分幕、不用布景较为方便。

劇情說明

汴梁歌妓宋引章，与秀才安秀实相契，早有白首之約。有富家子周舍者，亦羨引章之美，用尽哄騙、威吓手段，欲娶引章。虽經引章之义姐赵盼兒，痛陈利害，劝引章勿图眼前安逸，而引章意志薄弱，竟不为盼兒之言所动，終为周舍娶回郑州原籍。

周舍娶得引章后，日久生厌，竟至終日打罵。引章痛悔万分，求去亦不可得；遂寄簡于盼兒求救。盼兒得信后，便亲来郑州，向周舍假献殷勤，周舍为其所惑，欲娶盼兒，遂休去引章。

引章得到休書后，便与盼兒偕去。周舍往娶盼兒时，已是鳳去楼空。周舍追至中途，騙过休書，逼引章与其偕归。盼兒不允，遂成訟。原来盼兒早已預留下另一紙周舍所写的休書（原写了兩份），周舍乃敗訟，引章終与安秀实得偕百年之好。

人 物 表

——以出場先后为序——

周 舍
張小閑
宋引章
老 鴇
赵盼兒
安秀实
賁 相

执 事
驕 夫
王金蘭
店小二
李太守
郡 吏
衙 役

第 一 場

周 舍：（內白）啊哈！（上）

（数板）好凄凉，好凄凉，

媳妇大哥見了閻王。

琵琶断弦教我怎么唱？

亞賽吃奶的孩子沒了亲娘。

托媒婆兒，找个填房，

人人摇头說我性不長，

張家不肯給，李家怕上当，

急得我东跑西颠一天喝不下半碗湯。
走花街，串柳巷，
勾欄院里尋姣娘。
宋引章，好模樣，
又文雅，又大方，
又不瘦，又不胖，
又不矮，又不長。
漆黑的头发油光亮，
鴨蛋小臉又白又嫩噴噴香。
脾气好，象綿羊，
說話香甜賽蜜糖。
只因这几天的事由忙，
几天不見心里就鬧得慌。
这样長了真够噲，
干脆劝她跟我去从良。
倘若是祖上阴功、父母德性、坟地风水，讓我們倆人同罗帳，
我情愿朝朝暮暮三叩首，早早晚晚一爐香，一爐香！

喝，說着說着就到了宋引章姑娘的門口了。

(張小閑迎上)

張小閑：(念)張小閑來張小閑，
就是嘴頭有點饑。

嚔，周公子來了！您給我帶好吃的來了嗎？

周 舍：呦，好吃的？我倒忘了。宋姑娘在家嗎？

張小閑：忘了？那，那……宋姐姐出門了。

周 舍：真不湊巧。那我改日再來。(欲下)

張小閑：您先別走。（周舍止步）等我想想，嘔，出門是出門了，可是她又回來啦。

周 舍：噤，你怎么不早說？

張小閑：我也是忘了啊！許您忘，不許我忘嗎？

周 舍：你真該打！——頭前帶路！

張小閑：隨我來。有請宋姐姐！

（宋引章上）

宋引章：（唱）五月榴花正芬芳，
怎奈風塵受淒涼，
飄零淪落枇杷巷，
青春虛度好時光。

張小閑：宋姐姐，周公子來了。

周 舍：啊，大姐！

宋引章：公子請坐。

（張小閑獻茶後，下）

周 舍：大姐呀，這幾天有兩檔子交易，把我給纏住啦，要不是我早就來啦。你這兩天可好啊？

宋引章：還好。

周 舍：呦，你怎么顯得瘦了？不是生災鬧病不舒服啦？

宋引章：未曾。

周 舍：吃的、睡的都合適嗎？

宋引章：還好。

周 舍：沒有跟媽媽、姐妹們鬧氣啊？

宋引章：也未曾。

周 舍：嘔，嘔，這就好，這就好。你可不知道我是怎麼放心不下哪！

宋引章：有勞公子挂念，這廂謝過了。

周 舍：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咱们俩谁跟谁呀，我不挂念你，还挂念谁呢！——呦，你瞧你这只翠花戴偏了，我给你扶好吧！（扶宋引章头上的翠花）

宋引章：多谢公子！

（张小闲端两盘装得满满的水果上，不留神水果都掉了。张小闲一面捡起，一面在偷吃一个）

宋引章：公子可曾用过酒饭？

周 舍：后厅摆下就是！

张小闲：是啦！（下）

周 舍：（一面剥水果，一面说）大姐，来来来，坐近点，我跟你商量件事。

宋引章：公子有话请讲。

周 舍：（果子剥好，递给引章）你吃个果子吧。咱们俩到今天日子也不浅啦，我早就有意接你从良，一同回郑州家里过日子去；可是大姐老没答应，今儿个我再闹一回，你倒是愿意不愿意啊？

宋引章：呀！

（唱）周公子他那里又谈婚娶，
怎奈我早许过秀才为妻。
安秀才他待我深情厚义，
也曾经海誓山盟岂可把他欺？
我只得走向前说明衷曲，

慢着！

怕的是惹恼了他不饶不依。

公子呀，多蒙错爱，只是引章命薄福浅不好从命啊！

周 舍：呃！

（唱）说什么命薄与福浅，

嫁了我福分就来临。

宋引章：这个……

周 舍：什么这个那个的，想我周舍乃是堂堂同知的公子，又开着好几个买卖，既对大姐百般恩爱，难道还会委屈的了你吗？

宋引章：只是引章却有难言之隐，还望公子海涵。

周 舍：难言之隐？这么一说，你还是不答应啊！嘿，我明白了，八成你是迷上了哪个小白脸，把我甩啦。

宋引章：这是从哪里说起？

周 舍：我说大姐呀，你也不瞧瞧，你身上穿的，屋里摆的，那件不是我周舍置的？银子花了无其数，就是我的家都不顾了。事到如今，你要是爱上别人把我甩了，我可不是好惹的呀！不管他是谁，我也要碰碰，管教他知道知道周大爷的厉害。到那时候，你后悔可就晚了啊！

宋引章：（大吃一惊）啊！……公子不要如此，有话慢慢商议。

周 舍：（转怒为喜地）啊，大姐，你是应允了啊，待我谢天谢地！（作揖）

宋引章：（忙拦住）慢来，慢来！容我思索思索。
（张小闾上）

张小闾：请公子后厅用酒！

宋引章：少刻奉陪公子。

周 舍：嗯。（随张小闾下）

宋引章：（目送周舍）呀！

（唱）我与那安秀才三载相契，
本想是比翼连理同飞共栖；
到如今又怎好将他抛棄？

使不得，使不得，还是回絕了周公子吧。（欲下，又止）不可！

（唱）周公子苦苦纏求又怎好不依？

难坏了宋引章无計可施，
倒教我左右为难不辨东西。
安秀才飽讀詩文書香門第，
只是他一本正經太憨实；
怎比得周公子知疼知热，体貼溫存多有情义，
他与我夏打凉扇冬披衣。
每日里嘘寒問暖小心翼翼……
都只为有前約教人犹疑！

这却怎么处？（徘徊、思索、斗争，终于——）呃！

（唱）烟花女怎能够婚姻由己，
惹翻了周公子他定不依。
說什麼有約在先不好拋棄，
說什麼三載恩情不能分离。
千百兩身价銀他如何筹起，
空負了似水年华发漸稀。

（周舍暗上）

倘落个风卷殘叶飄零落地，
倒不如依了他且获枝栖。

罢罢罢，

我只得謝絕宾客随着周郎去！

周 舍：哎呀呀，这可是真的？

宋引章：（又一轉念）慢着！

（唱）怕只怕日久天長月淡星移！

公子啊，日后你不会变心么？

周 舍：大姐呀，你怎么說出这样話来？想我周舍要是娶了大姐，今生今世也就心滿意足啦。你看我对你多么知疼知热啊，还說什麼变心不变心的！

宋引章：只因我幼墜风尘，吃尽了人間苦楚，怎能再經风霜摧殘啊！

(唱)我本烟花一弱女，
早思从良得安居。
怕只怕船到江心遇风雨，
身遭顛复悔不及。

周 舍：大姐，你就放心了吧。既然相亲相爱，就当始終如一，我对大姐有了三心二意，教我不得好死！

宋引章：(大为心劫)此話当真？

周 舍：呃，你怎么还不相信啊？那，那我就与你对天盟誓好了！（跪）

宋引章：（完全接受了，随周舍跪）如此，你我一同对天一表！

周 舍：(唱)一片赤誠盟天地，

宋引章：(唱)天長地老永相依。

周 舍：(唱)如有異心遭天忌，

宋引章：(唱)誓共生死不分离。

(周舍攙起宋引章，并替她擲土)

周 舍：大姐，誓已盟过，你就没有什么說的了把？

宋引章：哎呀，还未稟过媽媽！

周 舍：有請媽媽！

(老鴇上)

老 鴇：(念)做老鴇，

弄歌姬，

手握搖錢樹，
穿紅又挂綠，又挂綠。

呦，周公子您來的早啊！

周 舍：恭喜媽媽，賀喜媽媽！

老 搗：呦，我這麼大年紀，還有什麼喜事啊？

周 舍：嚕，不是您的喜事，是您的姑娘要跟我從良啦。

老 搗：慢着！這個孩子是我從小把她拉扯大的；也是我這兒數一數二的紅人兒，怎麼隨隨便便地就跟人走呀？這可万万使不得！

宋引章：（大吃一驚）啊，媽媽，您老人家不容孩兒去么？

老 搗：那还用說，我怎麼能放你走啊！

宋引章：嚕！

（唱）常言說：好花不能千日艷，

一旦凋零有誰憐？

既然是周公子把兒拍愛，

望媽媽高抬貴手將兒成全。

老 搗：話雖如此，想咱們院里不就是指着你嗎？你要是走了，豈不是苦死了媽媽？

宋引章：媽媽呀！你不容孩兒去，我便死在你的面前！

（撞頭。老搗、周舍急攔住）

周 舍：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差點沒把我給吓死！（拉宋引章到一旁）我告訴你說，咱們有的是銀子，還怕她不答應嗎？你真是個傻孩子。

老 搗：呃，你何必如此，有話跟媽媽好好商量。想媽媽養兒一場，哪有不疼之理？只是一件……

周 舍：什麼一件兩件的！多給你身家銀子也就完了嗎，別把引章急個好歹的呀！我這兒有銀票一千兩，你先

收下。日后有个長短不齐的，咱們是亲戚啦，还有什么說的嗎！（付銀票一紙）

老 鵝：（接过銀票，想了想，喜笑顏開地）那我就謝謝公子吧。（看看銀票）事情只好如此了！兒啊！（裝哭）……

宋引章：媽媽不必傷感，日后還有相見之日。——恕女兒不孝之罪！

（引章跪，老鵝扶起，周舍又給引章擲土）

老 鵝：周公子既是一片至誠，媽媽我也就沒什麼說的啦，只是日后你千万不要亏待了我們孩子啊！

宋引章：媽媽放心就是，公子不會錯待了孩兒的。

老 鵝：那么公子你就準備迎娶吧。

周 舍：對，我這就去辦去。回見，回見。

宋引章：周郎，你要早些來呀！

周 舍：是是是。（下）

老 鵝：兒啊，如今你總算是做了闊少奶奶啦，可別把媽媽忘在脖子后頭呀！

宋引章：孩兒怎能忘了媽媽。

老 鵝：我去給你拾掇拾掇去。（下）

宋引章：哎呀，這樣大喜之事，待我前去告與義姐趙盼兒知道便了。（跑下）

第 二 場

（趙盼兒上）

趙盼兒：（念）心懷無限恨，

只为壁风尘，

虽有姊妹伴，

同是命薄人。

(安秀实急上)

安秀实：赵盼儿大姐！

赵盼儿：呦，我当是誰，原来是安秀才呀！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儿来啦？

安秀实：坐下講話。(同坐)

赵盼儿：秀才慌里慌张跑到这儿来，八成有什么事情吧？

安秀实：哎呀，大姐呀！你可晓得你那义妹宋引章就要从良了啊？

赵盼儿：那我得給妹丈你道喜呀！

安秀实：呃，她嫁的不是我呀！

赵盼儿：嫁的不是你，难道还能嫁我嗎？

安秀实：呃，大姐休得取笑啊！

(唱)引章就要从良去，

怎不教人心焦急，

事到紧急还打趣，

活活急杀安秀实！

赵盼儿：(意外地)啊，果真她要嫁别人嗎？

安秀实：說得是啊！

赵盼儿：那是誰呢？

安秀实：就是那周舍。

赵盼儿：怎么着，她要嫁周舍嗎？

安秀实：是啊！

赵盼儿：哎呀，这可不好。想那周舍乃是一个輕薄油滑的公子哥兒，見新忘旧，朝秦暮楚，那样人岂可依靠終

身？我那引章妹妹，怎么竟这么不睁眼啊！

(唱)引章妹冤归宿厌倦风尘，

你也得擇一个可靠的郎君。

既与那安秀才情深义重，

为什么要嫁那輕薄小人？

安秀实：大姐說得是啊！你既与引章有金蘭之誼，就当劝解她回心轉意才是；就連小生也感大德不尽。

赵盼兒：怎么着，教我去劝劝她？这倒使得。秀才請先坐一坐。我若劝得醒时，你也別喜欢；劝不醒时，你也別惱。

安秀实：多謝大姐！我也不坐了，少时再来。(下)

赵盼兒：待我妹妹房中走走！(欲下)

(宋引章上)

宋引章：姐姐！

赵盼兒：說曹操，曹操就到。妹子，你来的正好，姐姐正要找你哪。

宋引章：小妹与姐姐送喜信来了！

赵盼兒：喜信？莫非要跟安秀才成亲了嗎？这可是大喜的事啊！

宋引章：小妹本想嫁与安秀才……

赵盼兒：那才对哪！走，走，走！

宋引章：哪里去？

赵盼兒：上你房里吃你的喜酒去啊！

宋引章：慢来，慢来！

赵盼兒：怎么办呢？

宋引章：只因事又变了。

赵盼兒：事又变了？那你要嫁誰呀？

宋引章：姐姐可知道有个周公子？

赵盼兒：哼，他呀！

宋引章：怎么样啊？

赵盼兒：妹妹你怎么这么瞎眼啊！

（唱）送旧迎新苦受尽，

早覓枝栖早安身；

擇人而适应审慎，

你未見多少姊妹認人不清，失足成恨，皆因是

錯配了良人？

宋引章：（不以为然地）姐姐不知，那周郎待小姊妹是情高
义重哪！

赵盼兒：怎样的情高义重，姐姐倒要領教領教！

宋引章：姐姐呀！那周郎——

（唱）暑月間妹午睡他以扇搧风，

寒夜里他先把被褥来溫。

出門时他与妹穿戴头面，

轉回时他与妹解卸釵裙。

赵盼兒：我的傻妹子呀！

（唱）这一派假意虚情怎能信？

分明是籠絡人心献殷勤。

你看他油嘴滑舌恣无定，

怎保得天長日久不变心？

今日里他与你揮扇、溫被、穿衣戴头面；

到日后你与他端茶、捧飯、捶腿、搥背也难称
他的心。

一旦間另有所欢你是百年遺恨，

到那时滿腔悲惱何处伸？

你若是一心要往迷路奔，
岂不是灯蛾扑火自找焚身！

妹子呀！

莫看他这时对你情高义尽，
难保他落花流水厌旧喜新。

宋引章：呃，姐姐呀！

(唱) 他与我对天盟誓愿，
白头偕老不变心。
我幼墜平康苦受尽，
今日里得覓枝栖好安身。
姐姐为何潑冷水？
周郎岂是无义人！

赵盼兒：噯！

(唱) 我与你同病相憐如骨肉，
怎能够袖手旁觀任沉淪？

宋引章：(唱) 姐姐虽是好心意，
只是不識周郎的心。

赵盼兒：(唱) 你被他甜言蜜語迷糊住，
竟把那虛情假意当知心。
素日里你一向听从姐姐的話，

宋引章：(唱) 只是我久倦风尘思脫身。
那周郎有情有义終身有靠，
从今后安安稳稳度光阴。

姐姐呀，你就不必为小妹操心了！

(一鐃)

赵盼兒：哎呀呀，引章既是如此执迷不悟，再費唇舌怕也是无用了。——这可怎么好啊？

(焦急、痛苦、徘徊)

宋引章：姐姐呀！

(唱)我本是欢欢喜喜来送信，

誰知你一盆冷水往下噴！

要不是你我素日情义重，

姐姐呀，

岂不伤了姊妹們的旧日恩？

赵盼兒：唉，你既是心意已决，做姐姐的只有一句忠言！

宋引章：姐姐請講！

赵盼兒：(念)人心本难測，

怕你遇风波。

一旦有事故，

姐姐尚可托。

宋引章：多謝姐姐，小妹記下了。——姐姐請到那边吃杯喜酒。

赵盼兒：这喜酒啊，(有含义地)改日再吃吧！

宋引章：(一怔)如此，姐姐保重，小妹告别了！

赵盼兒：(帶哭声)妹妹，你走吧！(揮手)

宋引章：姐姐保重！(下)

赵盼兒：(指着引章后影)你、你、你，噯！可怎么好啊？

(唱)可憐她受人愚蒙必遺恨，

可叹我費尽唇舌枉用一片心。

事到如今只好任她迷途奔，

(周舍上)

周舍：(唱)宋引章到底也难脫我掌心。

啊，赵盼兒大姐！

赵盼兒：喝，周公子找到这門上来啦！

周舍：引章在这兒嗎？